

「曼陀羅中毒……一般在服食後15～30分鐘就會出現症狀，最慢三小時……」

菲林·羅特教授的聲音有種魔力。

緩慢的節奏、被拖長的句子、分得太開的單詞，這一切都讓人昏昏欲睡，甚至不能好好理解一句話的意思。

「最先開始是口乾舌燥、全身躁熱潮紅、心跳加快、頭昏、頭暈……」

幸虧藥草學基本上算是一門實作課程，若是單純朗誦的魔法史的話，肯定會讓所有失眠的學生在兩小時內獲得最佳的治療，梅瑞狄絲·沃德爾一面玩弄剪刀一面這麼想著。她的面前是幾分鐘前在指示下剪開的曼陀羅草的果實，散落的種子正被她用剪刀的尖端排成整齊的列隊。

羅特教授繼續自己斷續且緩慢的解說，不久前聚在一起談天的幾個同學在羅特教授難得的斥責下安靜下來後，整間教室裡除了教授的講解外就只剩下大家忙著抄寫筆記的沙沙聲響，偶爾混了點咳嗽或是借墨水的低語。

「甚至產生痙攣及昏迷等症狀……」

在這麼安靜的情況下，梅瑞狄絲實在不太想開口問死死抓著她長袍的黑髮友人「怎麼了」。

杏·威爾金森，或著說，柳園杏。

想不透為什麼對方要無緣無故抓著自己不放，瞥過去看見的側臉還散發著某種不知所措的氛圍，雖然明白杏的性格特別膽小和容易受驚，但梅瑞狄絲可不記得在他們兩人身邊有什麼可怕的事。

儘管還不到礙事的程度，但這時候還一點反應也沒有似乎有些不夠義氣。她停下筆，思索一陣後索性把自己的筆記推了過去——從剛才羅特教授短暫的發怒後就沒見到杏動筆，也許是漏聽了重點需要支援吧？

杏總算是放開了手，並低聲朝梅瑞狄絲道了謝，也證明了她的猜想是正確的。梅瑞狄絲露出笑容，她重新拿起剪刀，把被自己排成一列的種子重新組成新的圖案，而羅特教授的講解仍在繼續。

「曼陀羅……主要生長於溫帶至熱帶地區，大多可見生於荒地、旱地、向陽山坡、林緣或草地……」

杏抄寫的速度很快，梅瑞狄絲在接過友人還給自己的筆記時這麼想道。

或許是稍早教授揚言扣分的緊張感慢慢退去了，班上重新開始響起竊竊私語的談話聲，但音量都控制在教授不致於發怒的程度。梅瑞狄絲也跟上了這股氣氛，她一面重新提筆一面對著杏低聲說道：「肚子餓啦……對吧？」

「嗯、嗯……是該吃午餐了……」

看著對方壓低聲音緊張兮兮的樣子，梅瑞狄絲忍了好一會才沒笑出聲來。她決定不再為難對方，安安靜靜地轉回視線打算補上教授在自己出借筆記後講解的部份，卻在看到前一頁的筆記時楞了楞，剛沾上筆尖的藍色墨水在羊皮紙邊緣留下了汙漬。

儘管沒有塗改痕跡，但關於種子毒性的部份確實有幾個句子不是她自己的字跡，而是杏的。

梅瑞狄絲想不起她在把筆記借出去前那個段落寫的是什麼，她只是習慣地等說話慢的羅特教授把句子說完，並組成她能理解的語言後才下筆記錄，也許是因為這樣才會記錯教授曾說過的東西？

因為寫錯了，所以杏順手幫她修正了？在她忙著把種子排列成字母R的時候？透過魔法清除錯誤的地方然後重新寫上？

「雖然有毒性……但使用得宜……也可以做為藥用……」

右手邊的杏低著頭專心抄寫新講解的部份，梅瑞狄絲提著筆卻沒辦法寫下任何東西，時間就這麼在她緊盯著被修改的部分中流逝，直到大家站起身一面談天一面離開溫室的聲音響起時才猛然回過神來。

她倉促地朝著等在一旁的杏露出笑容，趁著對方被雷文克勞的同學搭話時一古腦將桌上的東西通通掃進背包裡，然後跟著人群大步走向溫室門口。

——感覺糟透了。

※ ※ ※

當梅瑞狄絲吃完晚餐回到寢室時，發現自己似乎是最早回來的一個，本想跟室友娜蒂亞聊聊稍早和走廊畫像聊天時獲得的一些趣聞，但現在似乎只能等對方回到寢室了。梅瑞狄絲有些失望地倒進柔軟的床鋪中，被她隨手一扔的背包就這麼滑下床，裡頭的書本散落一地。

「啊……」

懊惱地在被窩中掙扎一會，梅瑞狄絲好一會才坐直身子開始整理散落一地的東西，包含早上今天一整天的課本、聊天小紙條、手帕、信紙、墨水罐、羽毛筆和早上的那本筆記。

梅瑞狄絲無法移開目光。

她放下剛疊整齊的課本，從羊皮紙堆中抽出那本筆記。這是她專門記錄藥草學筆記而特別用羊皮紙裝訂起來的，其他科目也各有一本，基本上是模仿了麻瓜的筆記本去製作的，她一直都很喜歡這些自製的筆記本。

直到今天。

翻開最後寫有字跡的那頁，梅瑞狄絲的指尖輕撫過屬於杏的筆跡。明明用的是同樣色澤的藍色墨水，她卻覺得只有這幾個單詞看起來格外顯眼，字母們不安地騷動著並竊竊私語，那些墨水彷彿在紙上凝成了塊狀並慢慢擴大，直到將她的整本筆記染黑、冰涼的骯髒墨水一部分從她捏著紙張邊緣的手指爬過並滴落在地毯上，一部分沿著手臂攀上她的全身並將她染黑。

——噁心。

蹲坐在地板上，梅瑞狄絲忍不住浮現了這樣的想法，她的心臟砰砰跳著，左手不自覺地開始用指甲按壓那些字跡。

噁心，不屬於自己的筆跡。

好噁心、好噁心、而且好不甘心。

梅瑞狄絲大大吸了一口氣，她不知不覺捏破了紙張的邊緣，有著杏筆跡的那頁也被她扯下了一半，下半部的內容被梅瑞狄絲滾燙的眼淚打溼而模糊不清。她喘著氣，發現自己愈是想要停止哭泣便哭得愈兇，到最後就連忍耐聲音都很費勁，只能咬著嘴唇不斷抽泣。

她腦中的想法就像想像中那些墨水一樣混濁不清，她沒辦法有條理地整理出自己忽然間想發脾氣的理由，在眼淚佈滿整張臉時除了怒氣和被看貶的不甘心以外沒辦法思考別的事情，浮現在腦中的杏的側臉也變得討厭、討厭、討厭、非常討厭。

為什麼要擅自糾正她？

為什麼不讓她自己發現錯誤就好？

梅瑞狄絲伸手粗暴地轉開墨水瓶蓋，隨手捉起一支羽毛筆開始在自己的筆記上用雜亂的線條消去所有字跡，她用力得劃破了紙張，甚至不小心翻倒了墨水，當幾乎變成黑色的深藍色染滿整本筆記時，梅瑞狄絲發現自己的怒火似乎消去了一些些。

她用乾淨的那隻手抹了抹眼淚，望著面目全非的筆記本，剛稍微停下的情緒再度湧上。她抱著膝蓋縮起身子，壓著聲音再次哭了起來。

為什麼自己就連這種小事都無法容忍？

如果是貝婭塔的話……

如果是貝婭塔的話，肯定不會在意這種事的吧。

「……」

得像她一樣才行。

※ ※ ※

「欸、整、整個毀掉了嗎？」

杏·威爾金森吃驚地看著雙手合十拜託自己的好友，似乎對梅瑞狄絲粗心大意所發生的意外感到相當不可思議：「當然、當然可以借……我我我找一下……那個，藥草學……」

「唔，我也嚇了一大跳嘛，只是伸個懶腰就把墨水撞翻了，像這樣喀咚——的感覺，妳看——」梅瑞狄絲在杏翻找書包時揮著手試圖還原當時的場景，嚇得杏連忙將兩人之間的水杯移開，免得她們擱在餐桌上的課本也成為杯下亡魂。

「好、好了，這個借妳……要、要不要問問有沒有人會複製咒？那個，因為，要抄上很久的樣子……」

「沒關係沒關係，我就這裡抄吧！」梅瑞狄絲笑著從背包裡抽出了空白筆記本在杏的面前揮了揮：「而且不寫記不住嘛！第一節沒有課，我就在餐廳抄完還給妳，等等我呀——」

「嗯、嗯……墨水瓶，下次要注意才行。而且，梅瑞狄絲寫字的速度，好快啊……」

「是嗎？是因為很常在寫信吧？啊、這個禮拜我還沒寫信給羅德里希，就是那個嘛，上次說過的，雷文克勞級長的雙胞胎哥哥……」

雷文克勞交誼廳的壁爐邊，靜靜躺著沒能燒乾淨的羊皮紙碎片。

---